

## 約翰·福斯特：全球壟斷金融資本下的新帝國主義

以下文章來源於破土工作室，作者楊丹編譯

【破土編者按】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一個重點研究領域，第二國際以來的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福斯特的這篇文章於2015年7月發表於《每月評論》，簡要地概述了馬克思主義歷史中的帝國主義理論。在此基礎上，福斯特提出了對當前帝國主義的發展動向的理解。在他看來，21世紀以後帝國主義已經邁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它與全球經濟向壟斷金融資本發展的趨向息息相關。

當今的左派人士普遍認為，世界已進入新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應當進化並穿上新穎的外衣，這在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中並不足為奇。19世紀90年代，當代的歷史現實已經被普遍稱作「新帝國主義」，以與大英帝國的早期殖民階段相區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力圖解釋1875-1914年間的這種新帝國主義，這促使他們對帝國主義理論做出了一定貢獻，這其中，包括列寧、布哈林與羅莎·盧森堡等。

在當今的資本——帝國主義階段，這些古典理論顯然已不再直接適用。然而，這些早期先驅對於帝國主義形態的描繪，卻為當今帝國主義進化的形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線索。

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面臨的關於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挑戰在於，完全捕捉古典描述深廣度的同時，闡釋當代全球經濟的歷史特殊性。這篇緒論認為，在21世紀，被稱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事實上是向全球壟斷金融資本轉變的歷史產物。21世紀，帝國主義步入了一個嶄新且發展更充分的階段，這一階段與商品及金融的全球化相關聯。此外，所有這一切，都發生於美國頂尖外國政策戰略家稱之為「新三十年戰爭」的背景之下。

###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與依附理論

提出關於當今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問題，需要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列寧、布哈林與盧森堡等人在這一領域所留下的遺產作以檢視，同時，我們也應對依附國的世界體系傳統進行觀照。

列寧、布哈林及盧森堡等人的帝國主義闡釋中具有某種辯證的複雜性，這一點可以從他們所採用的一系列分類中看出：（1）壟斷資本/金融資本；（2）剩餘壟斷利潤；（3）勞動的國際分工與資本的國際化；（4）列強對世界的瓜分；（5）民族國家成為其壟斷公司獲取全球利益的推動者；（6）資本家間的競爭；（7）貨幣與貿易戰爭；（8）殖民地、新殖民地與依附國；（9）經濟危機與帝國主義擴張；（10）資本輸出；（11）新市場的尋求；（12）關鍵原材料的爭奪；（13）非資本主義地區的一體

化；（14）國際薪資的不平等；（15）帝國主義中心的勞動貴族；（16）軍國主義與戰爭；（17）國際霸權。

關於帝國主義的古典理論最具影響力的當屬列寧的相關理論。他主張「對帝國主義最簡短的定義可能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古典理論是對國際不穩定的一種回應，這一不穩定以英國作為世界經濟霸權力量的消退及其競爭對手，尤其是德國和美國的興起為標誌，導致了接下來一戰與二戰的爭奪。列寧的理論建立在壟斷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與各世界強國爭奪地理政治霸權的假說上。而獨立國家，雖然依然保持獨立，卻被視為強國的從屬，在大帝國間發揮著中間角色的作用。列寧認為，對世界經濟霸權的爭奪是民族國家政治衝突及由其壟斷公司所推動的全球經濟瓜分的歷史產物。

廣泛的依附理論傳統在一戰後迅速出現，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也為其提供了大致框架。然而依附理論的真正基礎是由共產國際在1920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中首次提出的。列寧在會議上發表的《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草議》以及共產國際的「補充命題」顯示，在殖民地獲得的超級利潤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支柱……由於帝國主義防止殖民地工業發展的政策，因此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一直到最近才出現。為了給帝國主義國家的集中工業讓出商品銷售市場，本土的手工業被摧毀——所以，大量人口被強制進行糧食和原材料生產，用以向國外出口……外國支配勢力阻礙了各種社會力量的自由發展，因此，將其推翻是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

這一理論後來由毛澤東進一步敘述，指出「殖民地形式的資本主義剝削將剩餘價值轉移至大都市，並阻礙其生產力發展」。二戰後，類似的第三世界觀點有了進一步發展，如1955年的萬隆會議、1957年保羅·巴蘭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薩米爾·阿明1957年的論文（即後來的《世界規模的積累》），等等。

20世紀後期的帝國主義理論主要與依附視野相聯繫，指向進行社會革命與脫離壟斷資本主義所強加的「不平等交換」的帝國主義「價值規律」的需要。整個分析與連續的殖民地革命浪潮有機聯結。阿明強調，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第三世界的經濟已經脫節了幾個世紀，因此，其經濟發展的自力更生或自我中心有極大障礙。

20世紀後期的帝國主義分析主要集中在巨型跨國公司的出現上，這一點是由巴蘭和斯威齊所開創的他們注意到：「外國投資，是一種將國外產生的剩餘價值轉移到投資國的有效手段。」這在1969年哈利·馬格多夫的開創性著作《帝國主義時代》中得到進一步證實，他指出，在美國對邊緣地區的直接投資中，回流資金大約是國外花費的三倍。

馬格多夫在整合各種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利用單獨的歷史系統整合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貢獻、依附分析、對美國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批評以及對跨國公司的研究。

### **左派與皇帝的新裝**

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卓越成功在於其能夠抓住並整合以下現象：（1）壟斷資本的作用；（2）資本主義間的競爭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3）作為穩定/破壞力量的國際霸權；（4）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阻礙；（5）對邊緣地區經濟剩餘的抽取；（6）經常性軍事干涉；（7）體系中央勞動貴族的出現；（8）不發達國家中與外資結盟的中堅力量的興起；（9）邊緣地區的全球性革命浪潮。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些現象中很多看起來已有所減弱，或者呈現出新的形式。在新的全球化、跨國性現實面前，資本主義間的競爭看起來似乎已成為歷史。部分新興經濟體證明瞭，在一段時期以內，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甚至趕上發達國家的可能性——雖然極少是真正基於國內市場的自力更生或自我中心的發展。美國及其聯盟的軍事干涉經常被錯誤認為是全球化證明、反恐力量及人道主義。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為進入世界市場的重新整合，對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革命似乎遙不可及。美國在世界舞台上重申其政治、經濟與軍事，領導建立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提出有關之前美國霸權衰退的問題。這一切的結果便是，對繼承自古典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帝國主義理論框架拋出質疑。這在近年催生了一系列代替古典理論的理論體系，如後現代帝國、超級帝國主義、跨國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中「新帝國主義」與「新政帝國主義」。

邁克爾·哈特與安東尼奧·奈格里的《帝國》提出了一種後現代理論，在這一理論中，帝國主義已被一種無定形的新的實體即「帝國」所取代。帝國被描述成一個沒有界限的海洋，一個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美國憲政所推動的沒有國家的主權。它缺乏集權，並且不佔有任何地域，但依然在某種程度上符合資本主義邏輯。

「超級帝國主義」最初是在20世紀七十年代由歐內斯特·曼德爾在《晚期資本主義》一書中提出的，他在其中提出了一種全球水平上政治自治的可能性，允許一個超級帝國具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優勢。這一理論的提出者認為「全球資本主義」植根於「美帝國」，而並非是無國家主權的帝國。

以威廉·羅賓森與萊斯利·斯克萊爾為首，所主張的「超帝國主義」觀點認為，當今世界被跨國資本所統治，包括「跨國國家」和「跨國資產階級」。羅賓寫道：「全球化廢棄了將民族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組織原則的做法。」

哈維的《新帝國主義》認為全球的政治經濟為當今處於新自由主義中的「新帝國主義」，更確切地說是「新政帝國主義」提供了一種政策選擇。其論點核心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將其看作重組世界經濟和社會存在的力量，以使其作為一個整體適應資本放鬆管制之後的商品化與私有化的終結。

### **壟斷金融資本下的帝國主義**

在當今時代，關於帝國主義闡釋更為現實和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一方面借鑒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基本參數，同時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將資本積累作為中心的必要性。關鍵性事實即，近幾十年，製造業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然而，儘管工業從構造上轉移到了邊緣地區，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基本現實依然在大多情況下持續存在。

2014年，《經濟學人》雜誌聲稱，本世紀最初十年，除中國外的新興經濟體都趕上了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富裕國家，這是「一種異象」。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表面上命運的逆轉這十年來被廣泛認為是由於其所創造的巨大收益，然而，其真實原因可以追溯至(除了巨大的金融危機本身的影響) 跨國公司工業生產外包的增長——旨在利用世界經濟，尤其是勞動方面的不平等。這在金融圈被稱為「外包」的勞動力成本、「全球勞動力套利」、「廉價勞動力套利」或僅僅稱之為低成本國家戰略。

邊緣地區污垢工資的背後是整個帝國主義歷史和2011年全球潛在勞動力約24億人，而實際勞動力只有14億人的事實。正是這種全球潛在勞動力——主要在發展中國家，但在發達國家也有所增長——壓低了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勞動收入，使得邊緣地區的工資水平遠低於全球勞動力的平均價值。

低成本國家戰略對於工業製成品的組裝階段尤為重要，因為組裝階段大多屬於勞動密集階段。中國通過跨國公司出口的大多數產品均屬於組裝產品，這是由於主要的產品部件已在其他地方製造出來，輸入中國進行最後組裝，而中國工廠嚴重依賴於廉價的農村勞動力組裝產品。組裝的產品主要出口到核心國家資本主義（雖然中國擁有針對此類商品不斷擴大的內部市場）。中國企業從這些出口上可以分得一杯羹，但最大的贏家是跨國公司。

作為跨國公司利用邊緣地區廉價勞動力這一總體趨勢的表現，跨國公司對以下領域的產品外包越來越普遍：玩具和體育、客戶電子業務、汽車零部件、鞋類和服裝等。跨國公司從中獲得的剩餘價值是巨大的，然而這部分巨大的利潤卻被歸因於富裕進口國的「增值」活動（營銷、分銷、公司工資），從而遭到掩蓋，並被從直接生產成本中移除。

帝國主義還包括資源的爭奪，尤其是戰略能源，如碳氫化合物，並且擴展到所有的關鍵礦物質，以及至關重要的種質資源、食物、森林、土地和水。對核心資本主義國家來說，環境極限顯示了控制發展中國家資源的需要。

在經濟上，通過購買全球勞動力和日益稀缺的原材料，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壟斷租金，進而獲取低成本的競爭地位，這推動著一般壟斷資本主義的外向運動。結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個人壟斷企業生產成本的巨大節約，產生更加廣闊的利潤空間，再加上傳統形式的貢品，導致帝國租金不斷向體系中心流入。帝國主義的一部分租金仍然留在邊緣地區，但這更多是為了支付當地統治階級在全球化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心，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停滯的趨勢已經日益明晰。在這種情況下，面對投資機會的減少，公司為保持並擴大其日益增長的經濟盈餘，他們將大量盈餘投入金融體系，從證券中快速獲得收益。集中的增加(「並購」)伴隨著新的債務，證券化代表著已經存在的抵押貸款和消費者債務所帶來的收益流，新的債務堆積在舊的債務之上，新的負債和股權使得未來潛在的壟斷收入如專利、版權和其他知識產權資本化。

這種經濟的金融化產生了三個主要影響。首先，主要的資本主義經濟開始以長期積累的金融財富為特徵，這創建了一個更加不穩定的資本主義秩序。其次，金融化過程成為了全球商品化深化和擴大的主要基礎。再次，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導致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脆弱性的巨大增長。

面對世界越來越多的勞動階層，在核心國家，與生產全球化及帝國主義租金系統化相聯繫的全球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產生了金融寡頭和向王朝財富(dynastic wealth)的回歸。核心國家資本主義的領導階層如今被稱作全球食利者，他們依靠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增長與其進一步的集中而存在。這一切的背後，是巨大的壟斷企業本身。主要通過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和金融市場的核心，全球500強私人企業匯集了相當於全球收入30%的收益。歐內斯托·斯克里帕提尼強調：「巨型跨國公司分散生產卻集中控制……由此，外國直接投資的擴張過程涉及利潤由不發達向發達、由邊遠地區向跨國資本的帝國主義權力中心持續流動的過程。」

當前，帝國主義系統崩潰的威脅隨處可見，美國在軍事領域的霸權正連同其經濟霸權一並消退。美國不斷通過七國集團和北約建立其新的統治力量，力圖在崛起的中國、復興的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和以拉美社會主義運動為根基的全球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威脅其統治的情形下，通過政治、經濟、軍事手段維護資本主義核心的舊帝國主義的利益。而「動蕩」在當今世界隨處可見，如美國在中東和北非的作為、基地組織、美國和中國針對

南海和非洲問題矛盾的不斷升級、俄羅斯作為世界力量一極的回歸，等等。伊斯特萬·梅扎羅斯告訴我們，所有這一切，都是「帝國主義潛在的致命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左派人士的責任是面對，用列寧的話說，「矛盾、衝突與動亂——不只是在經濟方面，同時也在政治、民族等方面」——這句話高度概括了我們的時代。這意味著要自下而上地展開更加無畏的全球運動，因為下層是撕下帝國主義偽裝外衣的關鍵挑戰所在，也被當做當前時代資本主義的全部根基。並且，這一運動要以建立起由生產者聯盟所控制的更為公平、平等、安定並不斷隨著社會而變化的秩序為目標。